

功夫

1

电视台记者志鱼在午夜十二点零五分接到一个十分刺耳的电话，电话的铃声细铁片一样在他的耳膜和夜色里划来划去，他感到很厌烦。当时他正在一张钢丝床上拥着他的未婚妻水水，摇曳着一种快乐，钢丝床发出舒服的节奏声，所以他欠身起床去接电话的时候就很不舒服。

喂——志鱼不耐烦的回答声里充满着辣椒的味道。

喂——是《奇闻绝活》的主持人吗？找你好苦呀！对方是一个有着游丝一样尖细声音的男人，他的声音让人想起影视中的太监。

有什么话你快说吧。志鱼看见水水拥着被窝在钢丝床上缩成一只等待的蜗牛。

我是《奇闻绝活》的忠实观众，真的，有一次我拉肚子，我把电视机端到厕所间里还要看你的《奇闻绝活》，这种节目真是高档次的享受。话筒那边没完没了地叙述着他的忠实。

喂，你老半夜地给我打电话就是为这些吗？志鱼看到水水抓起床头的手表看了看，脸上有了一种很冷的颜色。

噢——我是牛市东方武术学校的校长，我有一项绝活，上电视后保证让荧屏前的人都佩服得晕倒。话筒那端的尖细声音已经表现得似乎晕倒的样子。

你快点说。志鱼捂住话筒又对水水说，你睡着，别走。

我没睡着。尖细声音说。我会屁功，噢，这样的叫法可能土了一点，不能上电视，但这功夫是真的，我可以用屁千周击碎酒瓶，用屁吹奏口琴……

你再说一遍。志鱼的思绪立刻从混沌中苏复过来。你真能用屁击碎酒瓶？

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咱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怎能对你们电视台说谎。尖细的声音这个时候显得特别空旷。

志鱼的情绪锅底水一样沸腾起来。这些天他正为自己的《奇闻绝活》犯愁。隔周一次的《奇闻绝活》要办下去，实在也快要成绝活了。这个节目上过头撞铁棒

掌击卵石之类的绝活，也播过吃煤油上瘾

吃鱼不吐刺的人，还介绍过三只脚的狗

五条腿的猫。这档节目收视率很不错。第一天播了，第二天街头巷尾总有人谈论。

但奇闻总是不多，绝活也应该是少见的，否则就不能叫奇闻绝活，因此节目源是越来越匮乏，编过半个年头，把县内的奇闻轶事梳头一样梳了几遍，志鱼感到自己已成为没米下锅的媳妇，所以，他此刻的情绪要像锅底水一样沸腾起来。

我这个武术学校，向全国招生，一年到头都是要做广告的。尖细声音继续说，你节目拍得好，我的广告无论如何要你来弄。

志鱼听了这话内心就热得像只沸腾完水的红锅了。心头一热撒娇的水水什么时候离开他都没注意到。

早上的时候，志鱼给水水的单位挂了一个电话，水水在电话的那端酸溜溜地说道：昨晚是哪位小姐打的电话呀，话筒都在耳朵上生了根了，今天早上有没有请管道工帮你把耳朵上的话筒卸下来呀。

女人，你才是女人呢！志鱼说。心眼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出。

还说我呢，那你是着了什么魔了呢？

告诉你吧，我怎么也没想到，碰上好运了。昨天来电话的是位玩绝活的家伙，他说他会屁击酒瓶

屁

奏音乐，这是屁功，绝不？志鱼一想起昨天的电话脸上就灿烂成一片春天。他说还要做长期广告呢。

原来是又捞到几根稻草了。什么屁呀什么的，当心电视台变成厕所呀。水水的声音里有一丝轻蔑。

他们在这样说着的时候，汽车的喇叭就在楼下响得糊涂，志鱼探出头去看看，是一辆客货二用的工具车在挤着靠边，车门上印着“牛市东方武术学校”的白字，他就知道是玩绝活的人来了，昨晚说好了今天到电视台细谈。

志鱼挂断了电话就在窗口喊了声：武术学校的请到三楼来！

走到三楼来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精瘦男人，他的头发耸成一把鸡毛掸帚的形状。的是老单，昨天晚上跟你通过电话。老单的语音比电话里更像太监。他一边说一边从一只大哥大包里掏名片，挑选了一番后就递过一张烫金的，上书“校长”和“总教练”的头衔。

志鱼内心有了一丁点儿肃然起敬，脸上就浅浅地贴了一阵笑。他从屋角抱出一把椅背有点摇动的椅子，说：单校长，请坐。

不要叫我单校长，叫我老单。我这个人很平易近人。老单挺着腰在椅子上坐下，用手捋了捋他那鸡毛掸帚一样的头发。

志鱼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玩着手中的圆珠笔，同时也玩味着老单“我这人很平易近人”的话，他像被人挠了一下胳肢窝，忍不住痒痒地笑出声音来。

好，老单，我们谈正经的，你这屁功到底算不算个功夫。志鱼强忍住笑后涩涩地问了一句。

怎么不算？这就是功夫！流派不同，功法不同，我这屁功属于南少林寺。老单一谈起功夫就浑身放松，如同进入无人之境。

志鱼看着老单眉毛风筝一样飞扬着，就想起昨天晚上那个漫长的电话，想起酸溜溜逃走的水水。

南少林寺在哪里。志鱼傻笑着问。

说法是不一样的。老单非常认真地想了一下。我是跟面少林寺出来的一个和尚学的。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我主要是靠自己的悟性，我原来基础好。

志鱼又想笑，他发觉老单的自我感觉总是很好。

我谈个想法——就是在电视屏幕上用“屁功”这个词似乎不够雅。可不可以取一个雅一点的名字。

这个问题正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昨天晚上跟你通了电话后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相来想去想不好，还是要和你们记者一道来商量。老单挺直腰杆，像一棵落了叶的树。

我想过是不是可以取名为“臭功”，这样的话，就有“北有香功，南有臭功”，可以有一个说法。老单说。

“臭功”也不见得雅，总让人生厌。志鱼的目光在茶水的雾气前停留了一下后说。

那用“东方下体气功”怎样？

东方下体气功？志鱼的目光随着雾气飘荡起来。好！就用“东方下体气功”，这个名字还以，你抓紧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就动手拍摄。

老单的表情有点茫然，他摇摇手，显示出一种沉着。莫急，莫急，气功的发功是很有讲究的。老单说。发功是要算天干地支，要避阴阳时节，雾天不能练，闪电时也不能练。这样吧，待我把日子算定，提前告诉你。这几天我们关键是互相熟悉，熟悉了所气场就好，容易拍成功。今天晚上咱们一道吃饭，就在黑天鹅夜总会，把你要好的朋友一道叫来，我就在那里等，说好了，六点正，别让我再来叫你。

老单说完了，就很朋友地在志鱼肩胛骨上拍了一下。志鱼感到老单的这一拍很有功夫，像是练过气功的，他的肩胛上的酸胀一直持续到肚子开始饥饿的时候。

3

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志鱼又给水水挂过去一个电话。他先是在电话里非常甜蜜地恭维了一番水水的觉悟和清高，说她在知识分子和金钱潮里是鸡群里的长脚鹤。然后他把老单的请吃当作一个礼物，从电话里送过去。

水水没有领情，说是不愿在生人面前喝酒，虽然酒量还蛮可以的。

志鱼就在电话里装可怜，给水水回忆每酒必醉的惨象。

女人心软，也就答应了。

黑天鹅夜总会的灯光非常柔和，的几丝香味在大堂里飘来飘去。志鱼和水水一进门就看见老单猴一样坐在沙发上，看见志鱼时，他跳鱼一样从沙发里弹起来。

介绍了一下之后，三个人就走进包厢。

水水吃了一点酒之后就窃窃地笑。

老单问笑什么。

水水答道，看你人瘦，还会有功夫。

老单端起杯来敬志鱼，说，这就是外行。瘦——正是练的呢。

志鱼闭闭眼喝下去一杯。

水水就在桌下用脚踩志鱼，暗示他少喝。一边就对老单说，你那功夫现在可练一点给我们看看。

正吃饭哪，怎么能练。老单说。

那说一些和练功有关的故事吧。水水说。

好，这很好。

于是老单开始了他掺杂着碰酒杯声的叙述。

老单说，他那时不是老单，村里的人都叫他黄头毛。

十岁的黄头毛，正读五年级，他五年级时功力就不浅。

五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脸色如菜刀的政治老师，政治老师的胸前总挂着一枚小碗口大的伟人像，所以他随处都让人感到严肃，他走进教室的时候，学生们都像失声的乌鸦。

老单——那时是黄头毛，他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他们聪明又善良，他们不愿自己的孩子成为“黄头毛”，听医生说“黄头毛”是因为营养不良，他们就设法给孩子增加营养。那时没有“娃哈哈”和“中华鳖精”。他们就土法上马，给孩子吃蕃薯。

蕃薯是个好东西。它能烧成酒，给人以快乐；能做成蕃薯杂饭、蕃薯泡饭填饱肚子；还能做成蕃薯羹当菜吃；更能做成蕃薯干充当休闲的零食。

黄头毛的父母种蕃薯的本事很大，全村是要数他家种蕃薯茂盛，每年掘起来总要比人家多一些。县城的广播站有个“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广播”，黄头毛的父母听到广播里说：蕃薯含有多种维生素，含有淀粉、氨基酸，还有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既可人吃，又可喂猪。

父母就让黄头毛多吃蕃薯，期望吃了蕃薯后黄头毛变黑，没人再叫他黄头毛。

事情的结果有时候常常出乎人们良好的预料，黄头毛在大量地吃了蕃薯之后，头发非但没有变黑，绰号也没有取掉，反而新增了一个绰号，就是“黄松公”，“黄松公”是山里人对黄鼠狼的一种尊称，而于人就不再是尊称了。黄松公有一个习性就是在人们追赶它时给你一个又响又臭且带有青雾的屁，让你无法近前，终于辣得泪出，臭得鼻麻而惘惘然让它逃遁。

“黄头毛”摇身一变成为“黄松公”，使当时的老单在同学中有了一种类似黄松公的威慑力。

然而对政治老师的恐惧是连黄松公也不例外的。几乎没人见过政治老师的笑容。

那一回政治老师来上课依然满眼青光。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

政治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黄松公就觉得蕃薯发作，“呜——”，很响亮的一下。

很多的目光扫帚丝一样刮过来，旁边的同学忍不住笑出来，但又即刻用手捂住嘴巴。

政治老师的目光刀片一样刮过来，教室里寂静如夜。

黄松公害怕政治老师的目光，立即收腹，声音戛然而止。

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政治老师把目光停在黄松公的脸上。造反有理。

呜——黄松公的腹声再次响起，由于忍受的时间太长，声音变得又细又长。黄松公被自己的声音弄得紧张起来，竭力抑止，但确实不能自己，反而把声音弄得宕荡起伏。

全班的笑声猛然炸起，教室角落的蛛网簌簌抖动，大家第一次看到政治老师无可奈何的笑容。

水水听到这里扑地一口将嘴里的酒喷出来。她喘笑着说：这些与功夫没有关系呀。

不懂，你又不不懂。老单说，这以后我才知道，屁，不，下体气也是可以奏出曲调和节奏来的，你们喝酒，这一杯要一口干。

好，你再说说后来的事。志鱼不顾水水的白眼催老单说。他们的脸已经很红。

后来的事，那就痛苦了，因为功夫，失恋了。我给你们讲一个失恋的故事。

这太俗了。水水说，失恋的故事多得像牛毛。

不，我的不俗。老单这一回是刻意地要叙自己的故事。

叙述从十八岁的黄头毛上街卖蕃薯开始。

在小镇蕃薯市场的角落，老单识了一位叫雪的姑娘。雪是一位像雪一样白晰的女孩，她的母亲是一家南北杂货店的售货员。在一个天空布满铅云的阴天，老单看到雪走到他的蕃薯担前，当时正近中午，老单看到雪走到他的蕃薯担前，当时正近中午，老单用嘴啃着一个煮熟的烤蕃薯，雪的到来使弥漫在四周的蕃薯香味即刻淹没到雪花膏的气味里。

这蕃薯烤了以后是这么香啊！雪吸了吸鼻子说。

是的。老单也吸了吸鼻子，但他闻到的是雪花膏的气味。

雪买走了五斤蕃薯。老单在雪要走的时候，又在她的篮里加放了一个很大的蕃薯。

以后雪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老单那里买几斤蕃薯，而老单每次都要在称完以后再给放上一只蕃薯。

直到有一天老单依旧给雪的篮里加放上一只蕃薯，而雪则含笑地在付完钱后将一包大红鹰香烟放在老单的担子上，当时的大红鹰烟只有三分一包，但老单的激动无异于被领袖接见的红卫兵。于是在另一次遇到雪的时候，把担子里剩下的十来斤蕃薯都给了她。

雪的手臂莲藕一般，十多斤蕃薯足以使她行走如瘸子。

老单在这时就非常好地把握了机遇，义不容辞地赶上去，执意把蕃薯送到她家去。

老单的初恋就在这样的成功中很快地走向失败。

前面老单在叙述中已经提到过雪的母亲。作为南北杂货店的售货员，在小镇里算得上是个了不得的“明星”，虽然她将手叉在腰里的形象完全就是一具紫砂壶的样子，但在糖烟酒都需要票子的年代，人们对她的恭维接连不断。

雪将老单引到家里的时候，雪的母亲正躺在竹躺椅里听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里播着京剧《龙江颂》。看到门口的雪贪领着一个挑竹筐的农民青年进来，雪母亲的眼白就多了一些，她提提裤腰站起来，显得有点不高兴。

当雪陈述了买五斤蕃薯，而小青年给她十多斤的时候，雪母亲脸上露出了几丝笑影，而当雪陈述到拎不动蕃薯，小青年主动帮着挑过来时，雪母亲表现出对雪陈述时的站位和表情的不满，当时雪站在离老单大约只有一拳三指距离的地方，且满脸神采奕奕，雪母亲对送货上门的老单就的了可能上门取货的戒心。然而雪母亲又一下子寻不出马上打发他走的理由。她只好礼节性地为他泡了一杯茶。

老单就在雪家里的一张红漆椅子上坐下来，他看到雪家的墙壁四周都贴满了单幅和连环画式的样板戏剧照。扬子荣和江水英在相对的两面墙上都很英雄状地提着一只手眉来眼去。这个时候雪在老单的耳边轻轻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并说不久要到县城一家绢纺织厂上班。

老单听着雪的说话，看着茶杯上慢慢退去的水雾，他的心也像茶水一样慢慢地凉下来。他想到自己村里的那位上海知青，她是在同公社革委会主任睡了三个晚上后，才争取到进绢纺厂的资格的。绢纺厂的女工大概是不会嫁给一个掘蕃薯的农民的。

老单这个时候的思绪正是同绢纺厂擦车的乱丝一样，而雪母亲放热水瓶时候的手势明显地重了一些，以至于那只热水瓶斜放在地面的一个纸团上摇

摇欲坠。老单已经思考到要尽快离开这个令人灼热的屋子，由于思绪的过分集中，他忘记自己腹中的蕃薯已和平演变成放心为气体，在气体冲出体外时，他竟然一点也沟没有收敛，发出的是一声恍若踏破青蛙肚皮的声响。当时雪坐在他的左边，雪母亲在他的身后低头放热水瓶。因为雪母亲站位不当和抬头过低的缘故，所以她深受其害。她擤了一下鼻翼，脱口说了一句：没教养！

老单正要脸红的时候，更严重的情况发生了，不知什么原因，那只摇晃的热水瓶砰的一声爆裂了。

屋里的三个人齐刷刷地跳起来。

真是晦气！雪母亲说。

不是我的原因。老单辩解道。

雪站在一边满脸通红一言不发。

真的不是我。老单再次辩解。

好好。你可以走了。雪母亲拿来一把笤帚扫着地上的碎片。一只瓶胆一元三角五分，十斤蕃薯二角钱。一只瓶胆可以买六十七斤半蕃薯。真晦气，你走吧！

真的不是我。老单走出雪家门时又回头说了一声。

屁！雪母亲在屋里这样回答了一句。

老单在叙述到这里时眼角有点湿润。他说，我就这样离开了雪。

磨难是最好的老师。老单很哲学地对志鱼和水水说，从此我知道下体气可以击碎固体的东西。

水水说：你说的故事都与功夫无关。

老单说：你又错了，我还不是凭着功夫，从一个学生、一个掘蕃薯的农民成长为一位校长、一位武术教练。

水水想：老单是酒喝多了，她拉了拉已经有点醉态的志鱼说。不早了，回吧。

志鱼说，回吧。

4

第二天醒来，志鱼觉得自己的头有点昏沉沉，他记得昨天晚上跟老单一道喝了酒，还听他说了一通故事。抬眼看看床头柜上的闹钟，已经是九点十五分了，记得闹钟每天是七点三十五分闹的，然而今天没听到它响。闹钟边还丢着水水用完了的口红。志鱼竭力想了想，记得昨天水水一定不让自己骑自行车，硬搀着他往宿舍走，还一路说，你们电视台怎变得这样俗了！志鱼记不起水水是怎样离开自己的。

他草草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脸面，匆匆向电视台赶去。到办公室还没坐稳，部主任就走到他的办公室来，嚷着说：你的《奇闻绝活》还搞不搞了，你到是不急，我还替你急呢！

你急什么呢！志鱼已经习惯了主任的这种急样子。我已经联系好了，正准备拍呢，你急什么！部主任听了就端端眼镜宽心地走了。

志鱼嘴上不说，但经部主任这么一说，心里也有点急起来了，昨晚喝了一晚上酒，听老单把牛皮一拉开，最后没把《奇闻绝活》的事落实下来。他就拉开抽屉，寻找老单的名片，然后给他拔了一个电话。

老单在电话那边连声说，昨天酒喝多了，真是喝多了，不知乱说些什么，别见怪。

志鱼就说，拍东方下体气功的日子该定下来了，下个星期要上，部主任都催急了。

老单停了一下说，好几天没吃蕃薯了，现在又不是蕃薯上市的季节。好在咱们已经熟了，熟就好办，气感、气场都会好一些。好吧，就星期三，也就是后天，我派车来接你，别忘了把你的水水也带来，这女孩子还真水呢。

喂，你说什么呢，就后天，定下来了。

好的，后天在天香楼吃饭，那里的清蒸鳖是很有名的，滋阴壮阳的呢！

志鱼这边挂了电话，脑际里的鳖香还未散尽，办公室的老张和小李就开始红脖子红脸地争吵起来了。

皮真厚！老张摸摸自己桌上的腰包，拿眼瞟对面的小李。

你说谁！小李拨了一根脸上的胡子狠狠地丢在烟灰缸里。

不是说你就不要来答应！老张稀有的几根头发在头顶上盘不住，挂下来落到鼻子边上。

妈的，就是一条经济信息，老子一个月前就说好的。

你说好个屁，还不是同那个镇委书记一道去跳了二回舞，我是早跟厂长联系了。抢了人家的生意，还说只是一条经济信息。

志鱼看到他俩拍桌子打凳地争吵起来，心里很烦，就喝了一声：烦不烦，这么点屁事也值得伤和气。

老张和小李像是没听见志鱼的话，继续着他们老牛拖破车般的争吵。

志鱼摇摇头，对这种隔段时间总要发生一回的事情表示无可奈何。他就拿起电话给水水联系，他把电话机挪到离他俩远一点的地方。

水水在电话那边先是很委婉地答了一句，听出是志鱼的声音，腔调就变了样，她说：你还没死呀！

你怎么咒我死呢？志鱼有点讨好地说。

你昨天还说让我替你喝酒，可是人家没劝你，你倒一劲地喝，回家像死猪一样知道吗？

昨天是被老单的故事逗高兴了，是多喝了，现在胃还难受。喂，老单已说好，后天去他那里拍片，你跑一趟出来一道去吧，很好玩的，他已定好在天香楼吃饭。我一听吃饭就发腻，昨天吃饭时的那二个故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恶心呢，我告诉你，老单这人油嘴滑舌像个拐子，不像是真正搞武术气功的。你去拍这么恶心的东西，不是上当受骗，也只能算电视的堕落了。

你好象近来学会骂人了，我告诉你呀，我是奇闻绝活，不是政治新闻。志鱼解释说：你一道去看才对，眼见为实么！

喂，志鱼，有人吃大便你上不上《奇闻绝活》？

你这人怎么变得这么损了。喂，——志鱼摇摇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边老张和小李还在恶狠狠地争吵。

5

早晨到办公室后，志鱼就叫了实习生小汪一道准备机器。吃完一杯茶后，志鱼看看手表，知道水水是不会来了。她这个人很认真，要来就早来了。

老单的车也是到十点多才来到电视台门口的。志鱼听到他那车子的沙哑声音，心里就有点不高兴，可是老单一脸高兴，一路走来，一路和电视台的人打招呼，来电视台二趟，就认识好多的记者了。

今天早上是应该吃蕃薯牛肉汤的，这样功力会好一点的。老单看到志鱼

就讨好地这么一说，志鱼的脾气就发不出来。

怎么这样没有信心呢，你们练功的人是应该很有自信心的。志鱼这下反而宽慰老单，对拍摄绝活志鱼是有一些经验的，没有自信心是容易失败的。

老单带着志鱼把车一直就开到天香楼，天香楼就在志鱼的眼里灿烂起来。

怎么先开到这里来了。志鱼问。

学校的条件现在还不好，这里借个场地表演，很简单的，就是一支口琴几只酒瓶就可以了。老单很积极地帮志鱼和小汪提机器走进酒楼。咱们开始吧。小汪，你把三脚架背过来。

先吃饭吧。老单说。

这怎么行呢，拍好了再吃饭，吃着也心顺。志鱼说。

先吃饭吧。老单又说。

拍完了再吃嘛。志鱼认真起来。

好吧，试试。不成功的话，吃完后再拍。

天香楼的会议室很宽敞，一边有一个高起的小舞台，上面铺着腥红的地毯，有电视机，有唱卡拉ok的话筒，这种被时髦地称为多功能厅的会议室，现在被月来作拍摄东方下体气功的场地。

志鱼和小汪在小舞台前支起三脚架，开始摆弄摄像机，酒楼里的灯光师也在一边忙碌着调节灯光。

老单着一身蓝色运动服，腰系一条玄色腰带，一只空啤酒瓶直放在一张方凳上，老单在方凳前闭目

嘘气，两只手舞动如蛇，然后慢慢靠近啤酒瓶，一声震天动地的“嗨”，老单半蹲成马步，啤酒瓶在老单的屁股下碎成几瓣。

不行，停！志鱼喊了一声。这怎么能叫气功呢？是用屁股把瓶蹬碎的，这样不行，至少要和瓶保持一定的距离。志鱼想起水水曾说过老单是一个拐子，他这样想着心情就沉重起来。他说：老单，你可别骗我，如果没那屁功就早罢手，大家还算是朋友一场，免得到时候大家都出丑。

唉，老兄，我怎么会骗你呢，我是说现在没蕃薯吃，还硬能憋得出屁来么。老单显得有点急了，头上的汗也冒了出来。

憋得出屁来也击不破酒瓶呀。志鱼让小汪将摄像机从三脚架上卸下来。

老单的表情很快就神秘起来，两只眼睛细细地眯成两条缝。他慢慢地向志鱼靠过去，在他的耳畔轻轻地说：我的武术学校就要开始招生了，至少一个月的广告是要先做的，我说过非要你来拍，别人拍我不放心。不过，把东方下体气功先播出去，招生就容易一点，招生面广了，钱就多了，钱多了广告就可做得时间更长一些。还有，你不是就要结婚了么，到时候我会来祝贺的，用车么，我也有路，凌志

卡迪拉斯，我都搞得到的，好，现在先吃饭，吃完了再拍。老单说完在志鱼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志鱼记得第一次见到老单也是这么很有功夫的一拍。

招生广告你要做，我会帮你拍的，这东方下体气功，我看是不用再拍了。

老单用手按住志鱼收拾的机器。现在不要说拍是不拍，咱们还是先吃饭，有话边吃边谈，说不准能谈出一些新思路来。再说吃完了饭

喝饱了酒，我那功夫就可以发挥出来。快，给你的水水挂个电话，让她也一道来吃饭，说好了，我去接，老单不容志鱼回答，就把他往服务台推。

志鱼正感到无所适从，觉得给水水挂个电话也好，一是可以帮自己拿拿主意，其次催她来帮自己喝点酒，否则，弄不好又喝醉，不知道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

水水单位里的电话一直被人占着线，等打通了，水水很含讥讽地说：拍成了吧？你那东方下体气功一定会很诱人呀，可惜现在的电视机闻不到拍摄现场的气味，真可惜！

你别损我了。老单的功夫倒是被你言中，他刚才表演不了绝活。可他说他能表演好，又硬拉我吃饭，他还说要先做一个月广告，我们结婚时他会给我们联系高级轿车，还要来祝贺……

水水在话筒里嘻嘻地笑着打断了志鱼的话，现在我知道老单的功夫了，他请你醉酒，给你送礼，帮你办事，然后吹吹牛皮，讲讲空话，这样你们就很铁了，你自然就得给他拍片，说他能用屁吹口琴，用屁击碎酒瓶，这当然是功夫，是绝活，这就是“东方下体气功”嘛！哈，哈，哈，你告诉老单，咱俩倒底是否结婚还没数呢，让他省了这份心思吧！志鱼听到水水把电话挂了，而她的笑声却还在脑子里荡来荡去，他擎着话筒呆在服务台前。

吃不吃老单的饭呢？志鱼苦苦地想。水水说得一点不错，老单这家伙这方面真是有功夫！

(完)

岁月流金

都说是流金岁月，其实是岁月流金。

人的生命如一个沙漏，它的起始状态是满盈生命之水的。然而我们把刚出生的婴儿叫做一岁，然后我们一岁岁地长大，因而也错误地认为我们的人生也是在做着加法，就如汽车从车站出发，里程在一里一里增加一样。但是汽车可以有很多次出发，而人生只能出发一次。人生的生命之水在我们生命过程中慢慢耗去，年龄做的是加法，而生命做的是减法。

学会减法，这是我们生命的需要。

生命本身是一道减法，如果不用减法的法则去对待，那肯定会十分困惑。实际上我们许多人都不愿做减法，他们认为年岁在一点点增加，资历在一点点增加，财富在一点点增加……所以欲望也一点点在增加。

增加和减去是种辩证关系。就像电脑存储的东西多了，空间就小了，最后你不得不删去一些，这也是做减法。我们人类想要的东西实在太多，而人生又太有限，因而捡芝麻丢西瓜、熊瞎子掰棒子的故事便常常发生。

岁月流金是说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只能一天天减少，无法一天天增加，人能活一百岁的很少，一百岁也不过是 36500 天，所以无事来找你闲聊的人其实是杀手，他无所事事，海阔天空，他很快乐，他的快乐建立在残害你万分之一生命的基础上，他做的是另一种减法。

人的一生负累很多，有社会让你负的，有自己背上去的，名利地位、钱权威望、赞誉耻辱，这一切让你欢喜让你忧，而有些人以为人生是无限的，也便贪得无厌，这如同轮胎充气，过了限界就会爆炸，何况许多荣辱是无法自己硬性争得到的。忘记荣辱，过去的让它过去，即使是人家对你的作弄、

陷害也不要刻意去报复，记恨和报复是生命的浪费，范老夫子说得好：“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只有宠辱皆忘，才能其喜洋洋者矣，这也是一种减法。

人活着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然而一生如老愚公挖山一样敛财的人大有人在。其实有吃有穿有住，特别是生活水平已达中上，如黄金分割法所示达0.618（61.8%）就足矣，你还要买一套房，我不买，我就比你多出几十万钱来；你买轿车，我不买，我又多出十万几十万来……你买房买车倒是成了负债户，我用买房买车的钱啃啃鸡腿、练练健美、打打出租，你逃债痛快，还是我休闲适意？等到岁月之金流光，把整个地球给你，看你何用。这同样是一种减法。

岁月无情，它总是让你的生命之金悄然逝去。人生就那么一漏斗金子，千万不要随地乱洒！

无需伤感

人常常无端生出一些伤感来，最伤感便是面对死亡。

我们在出生之前是无，我们在死后又复归为无。我们不为生前的无悲伤，却为死后的无流泪，这不知是人类低级的愚蠢，还是造物主对我们高明的愚弄？

其实，人不必为死亡而悲哀，不管是对自己还是他人。人之能成为人已经是值得骄傲想一想和我们一起从父亲体内冲杀出来的精子成千上万，而我们是胜利者，是幸运者，我们捷足先登与母亲的卵子结合了，然后无中生有，成了一个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悲哀的呢？我们多少同胞在冲出父亲身体的那一刻就开始死亡，所以每个存活的人都是优胜劣汰的成功者。我们是胜利者，但是我们来到这世界上时连身上的污血都是母亲的，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经给母亲的礼物就是阵痛。随着我们渐渐长大，随着我们能向这世界索取我们所在地需要的东西时，财产、地位、名声都开始和我们结缘，我们洗掉了身上的污血却沾染了心灵的尘埃。我们开始希望坚守住自己已有的名和利，也把目光投向别人的财富、地位和名望，于是得到的志得意满，得不到的怨声载道，得而复失的懊丧不已，这一切给这世界是添了色彩，但看透了无非是走了一遭入口和出口为同一处的迷宫，不管你玩得曲折还是简捷，你从哪里来还是要回到哪里去。你闭上眼睛，哪怕整个世界给你，你也无法带走一点。所以死亡是人类生命的平衡器，财富多名望高的牵挂就多一点，痛苦也甚一些；贫病交加生活无望的，死亡有时就成了他们的一种解脱办法。死亡是人生反应式配平所用的必需品。

从无而来，又归于无，何悲哀之有呢？

哮喘的文学需要到网上去吸氧

不能说中国的文学已经到了窒息的程度，但它的哮喘已十分明显。纵观文坛，长篇小说一年也是出得多如牛毛，但是没有几个读者愿掏钱去买；文学期刊林林总总，可是能独立生存的又有几家；个人集子是没完没了地出，

能让人爱不释手的只是戈壁滩里掏一粒细小的金子。于是就有文化人埋怨国民没文化，吃政府饭的指责政府不重视创作。

嚣叫声汹汹然，但只能如在游泳池深水区里放个响屁，除了泛起几个苍白的泡泡，硬是没人听见。但是仍是有人写，有人忍劳忍怨地办刊物，这或许就是文学的脊梁。文学像一个无钱的瘸三从喧哗的闹市里溜出来，要么变成专跟富人作爱的暗娼，要么躲进象牙塔成为作功修炼的苦行僧。文学的境地就如一头从斗牛场退休的老牛，满嘴白沫，上气不接下气，走在日暮而途遥的沼泽地里。这就是文学，复归自身的文学。

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日子，突然有了网络，而网络上又梨花般绽出许多文学网站来。

没有国家投资一分钱，没有一个领国家工资的干部作家，轰轰烈烈写出许多的文字，热热闹闹涌现许多的作者。很多的奇怪现象在网上出现，这么多人写，这么多人看，而且让人明白，居然还有这么多值得看的东西。从《橄榄树》到《书路》，从《榕树下》到《中文全景》，要说的网站真是太多，确定是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几乎每一期都有上万人几十万人的流览，这是没有任何一家文学期刊所能及的。虽然网上的文字有成熟有稚嫩，但无论如何网上是冒出了一批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文学新人的，如蔡子痞等，还有一大批很有潜质的新人刷刷地冒出来，比起近年来文学期刊所培养的人才不知要多多少，而且这些新人几乎都是自发地冒出来的，不是经那个评论家或名人捧出来的，把作品放在网上是好是坏，网民是有数的，用不着吃官饭的人来打鼓开道。你走进文学网站就感到空气特别清新，虽然还有点寒冷，但人特别舒畅，觉得文学在这里特别气顺。

值得欣喜的是，一批有作为的文学刊物，认清了网络是一块有新鲜气息的领地，纷纷登临，如《山花》、《钟山》、《雨花》、《作家》、《人民文学》、《当代》、《萌芽》、《佛山文学》……他们看到的是网络上有无尽的氧份，这足以让哮喘的文学在那里缓过气来，这是明智的举动。连比你新派得多的报纸、广播、电视都各领风骚，抢先上网，你还有什么理由赖在老戏院的台前等人家买票看你九十岁的无牙老人演黄花少女呢。

文学在网上顺顺当当地吸了一口充足的氧气，文学期刊在网上让人觉得她的可亲。

虽然文学和期刊都没有在网上拿到更多的钱，但文学在不讲钱的时候是最风光的。当然网上不是不可以拿到钱的。

于是有人认定网上一定是赚钱的地方，几个文学网站载了一些作家的作品，他们也就哮喘一样站出来打官司，官司是赢了，官司依照法律而办，我们无话可说，然而法律没顾及网络文学，它产生的时候网络文学还没产生。写东西发表了要付钱，这是对的，网络文学完善了也会这样做。可是那些个不写东西也拿钱的作家，一看发了作品不给钱就恼了，一定要跟你斗争到底，让你杀一点血出来。这当中也有不了解网络文学的，只是跟着人家保护版权，其实连家里的电脑也没上网。可恶的是那些靠吃老本，现在却写不出像扁毛东西那样作品的家伙，他们挂着国家一级作家的牌子的人，算一算细帐，他们现在的工资如果不写作品，每月至少是要擦 500 双以上的皮鞋或是擦 250 个人的屁眼才能谋生，否则光靠作品怕是难以混饭吃。在网上发作家作品，是为了提高读者的品位，就像我们的出版社出曹雪芹、罗贯中的作品，是为了让大家认知，谁也没给他们钱，他们的后代也没人出来打官司的。事实

上，许多现时代的作家在网上发作品，也没拿钱。

这一点让我们想起鲁迅他老人家，他肯出钱给文学青年出集子，而那些个要同网络文学打官司的老人家比鲁老就差老鼻子了。

网络是一个新兴的东西，网络文学更是初春的婴儿，寒冷里拿一块现成的棉絮来包裹一下他，却被主人拒绝，这比冬天更加寒冷。

网络终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我们走来，就像我们的文学过去刻在竹上，写在草纸上，以后一定要载在网络上。

哮喘的文学在网络上会得到充足的氧气。这是必然。

赫鲁晓夫之死

为了不致于打上国际官司，先学习香港片之做法，来一个作者郑重声明：本故事虽不属虚构，如狗名人名和国际名人相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当然是在红场，也就是红旗农场的简称，我题目上说的赫鲁晓夫是一条黑白相间的漂亮母狗。红场里有一个留八字胡子的老人叫施大林，生性喜欢养狗，赫鲁晓夫是他一生中养的第十三条狗。一般外国人很忌讳十三这个数，施大林是中国人，所以他一点也不忌讳，他对这条黑白相间的狗（当时还没有正式取名为赫鲁晓夫）的喜欢甚于自己在杭州做某区革委会副主任的大儿子，他在介绍大儿子的时候一般都不说这是我第一个儿子之类的话，而他介绍这条狗的时候总是说，这是我养的第十三条狗，他一点也不怕十三这个数字，他觉得一个人一生能养十三条狗是一桩十分伟大的事，就像美国人第十三次登上月球一样。因此他决定要为这条狗取一个很出色的名字。

取一个出色的名字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施大林想了两个晚上没有结果，就去请教勃烈日涅夫。勃烈日涅夫读过高中，是红场的临时负责人，他本来当然是不会叫这么个古怪名字的，他户口本上的名字是薄立夫，一次和场部秘书小聂在稻草堆里做爱，被小孩子捉迷藏碰上，虽然他们当即对孩子们说也是在捉迷藏，但大人们知道后就把薄立夫改名为勃烈日涅夫了，他本来在红场应该成为正式负责人，也因为这事一年来一直还是临时负责人，上级说虽没证据，但还是要看他的实际表现。

施大林找到勃烈日涅夫的时候，勃烈日涅夫正在办公室里学习毛泽东选集，他对施大林到场部办公室来找他给狗取名很不耐烦，但考虑到施大林是红场的老一辈，而且是县里的保卫工作先进个人，给狗取名似乎也是工作需要，又想到自己的负责人要从临时到正式也需要老同志讲话，就只好耐着性子给施大林讲析取名的哲学。他说，取名不外乎这么几类，一是父母合起来取，我看你的名字就是这样，你父亲姓施，你母亲姓林，所以就叫施大林；二是根据生时的特殊情况取，如我的名字，因我母亲生我时父亲高兴得呆立在一边不知做什么样好，因而就叫立夫。还有生在杭州的就叫杭生，生在上海的就叫沪生都是这个理。还有是按形势取，如国庆、建军等。第四类就是取一个好的含义，这就多了不能一一列举。我只能你给讲个方法，怎么取还是要随你自己。

施大林出来之后觉得很有收益，像是听了一堂课，知道了取名是一门大学问。他抽了一锅烟，一边走一边照勃烈日涅夫的指导去思索。那时候阳光

很好，农场的广播正在播送苏修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消息。施大林捋捋八字胡子突然就来了灵感：生这小狗的母狗叫黑露、公狗叫小虎，合起来不就是赫鲁晓夫吗！苏修这么坏，就把他们当狗，哈哈……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施大林兴奋地从农场食堂里捡了一块肉骨头，跑到家里在小狗面前逗它叫：赫鲁晓夫。

慢慢的红场里的人都知道施大林有一条黑白相间的母狗名叫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就这样慢慢地由小狗变成了大狗。红场的人都觉得施大林这个老同志很有觉悟，把苏修的头儿当作狗，这非常有创意。施大林也非常得意，对赫鲁晓夫也更欢喜，到农场捡肉骨头的次数比以前十二条狗绝对要多。

问题出在赫鲁晓夫的一次生病。狗和人一样，不管怎样钟爱，病还是要生的，否则无论人还是狗的医生都没活干。就像农场兽医站的高尔基，我这篇最难叙述的就是人物，因为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作者，所以现在我必须简单介绍一下高尔基，高尔基并不姓高，只因为他的工作主要是阉鸡，农场的人叫做“搞鸡”，当然他也搞牛、马、鸭之类，其次才是狗了。不管怎样，大家还是叫他高尔基。当时赫鲁晓夫大概是得了感冒，口水哗哗的如五泄瀑布，施大林急得就像房顶上被苏修炸了一炮弹一样，在家里转了几圈以后，他就直奔高尔基的诊所而来。

高尔基正在给农场的一个小嫂子讲述鸡瘟的防治方法，他抽着一根现在市场上已看不到的“大红花”香烟，告诉小嫂子把香烟屁股塞进鸡嘴能防止鸡瘟，高尔基将左手握成一个鸡屁眼，然后把嘴巴里的香烟塞到左手握成的圆洞里，这时那小嫂子就嘻嘻地笑起来。高尔基这才想到这个动作容易让文化不高的人误解。施大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抱着赫鲁晓夫走了进来，高尔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只好草草结束鸡瘟防治课。

高尔基给赫鲁晓夫打了一针兽用青霉素，临走时他对施大林说：还说你恨苏修，我看你是爱赫鲁晓夫。高尔基说这话的时候是因为想着已经走远的小嫂子。

施大林觉得这话言重了，爱赫鲁晓夫这是非常上纲的东西。他捋了一下八字胡子表示生气。

这话后来传来传去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施大林全当他们吃不饱饭也撑着，不加理睬。

赫鲁晓夫生了感冒以后就一直一蹶不振。它有一点运势不济的样子。

它最不走运的时候是这年冬天。冬天县里来人考察勃烈日涅夫的工作，好了就要成为场里的正式负责人。勃烈日涅夫就很焦急，场里没有什么好招待的，鸡人家吃腻了，杀牛要报上级批准。勃烈日涅夫就想到了杀狗。

他叫来了施大林，问他恨不恨苏修。

施大林当然说恨，他说：我把狗都叫赫鲁晓夫呢。然而这个论据十分糟糕。勃烈日涅夫思维的逻辑性非常强，顶针一般接着问：你是想让赫鲁晓夫长寿还是立即死去？

你……施大林一下口纳。你是说哪一个赫鲁晓夫？

任何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说。

我是喜欢一这条狗。

但是你不能喜欢赫鲁晓夫，谁叫你取这么个鬼名字呢。这样吧，你明天就把毛狗给我，我给你一毛二分钱一斤的肉钱，再把狗头回送给你，还不合算么。赫鲁晓夫不肯杀，这是政治问题了，你是老同志了，我也不好随便给

你扣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你不杀狗我又不扣你帽子，这不咱俩都要倒霉么。

施大林想想领导也是很为难的，只好点点头答应了。那个晚上施大林很难过，回来的时候在食堂里捡了很多的骨头，放在赫鲁晓夫的面前，赫鲁晓夫很高兴，这种吃法以前过年也没过。赫鲁晓夫睡熟的时候，施大林还没有睡着。

第二天醒来，施大林把狗食放在麻袋里，赫鲁晓夫就钻进去吃食，赫鲁晓夫一钻进去，施大林就把袋口收紧了。赫鲁晓夫以为施大林是在开玩笑，一点没有紧张的感觉。

施大林背着赫鲁晓夫走到场部办公室，勃烈日涅夫上班很准时，看见施大林来就在脸上绽出一片笑来。他说：你还是想通了，倒底是老同志。我有什么办法，我不想做现行反革命。但是我不杀它，我下不了手。施大林说。这个好办，我是专家。勃烈日涅夫就拿来一根麻绳，拴在袋口上，拎着就往门口的池塘里走。

赫鲁晓夫嗅到勃烈日涅夫的气味就开始嗷嗷地叫。

在麻袋完全沉入池塘的那一刻，施大林听到赫鲁晓夫鸣地长叫一声后，就再也没有了声响。水上冒出一串串的泡泡，他的脸上有一滴泪滑下来落到八字胡子上。

那天中午考察同志的餐桌上有一盘椒盐狗肉，一盘红烧狗肉，还有狗时件的小炒，当然还有别的菜，但考察同志们都说狗肉好吃，又嫩又香又新鲜。

施大林拿了钱，也拿了回送的狗头，但他没吃那狗头，把它葬到山上了。这之后他再也没养过狗。

第二年春天勃烈日涅夫成为红场正式负责人。

黑点红火

祥和黎的婚事一直障碍重重。其实他们俩人早已经谈得很好，祥甚至已经在闷热的夏晚看到黎当着他的面背过身去换那只粉红色的胸罩，但不管怎样他俩的婚事一直处在高开低走的状态。原因就出在黎母亲的身上。

黎的母亲是一直生活在县城的一位小摊主，她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摆小摊，卖些针头线脑的，到了九十年代她开始卖背心短裤，算是有很大的发展，因此对从农村考上大学，然后分配到文化馆工作的祥有一种轻视，总说他是乡巴佬。

祥因为爱恋着黎，对黎母满脸雀斑一样多的鄙视当作酒窝来看，并用贴在脸上的微笑来表示。

这一回祥要到东北去参加一个笔会，他是第一次越过长江，去的时候就认真地思想斗争了一番，最后决定孤注一掷，拿出一笔钱来，买一件贵重一点的礼物去贿赂未来的岳母，以此来取得婚事的大盘回升。

祥在登车之前去和黎母道别，黎母正在向顾客推销一条特大号男短裤，她扯着短裤的裤裆把短裤撑成一只大灯笼，大嚷短裤的牢固，而这时走过来身背牛津大包的祥，黎母的情绪全在那条短裤上，没有发觉祥的到来。一直到顾客不愿买那条假冒的阿迪达司短裤走开后，黎母的眼睛余光才看到了祥，她的眼珠立即开始热膨胀，白光光的眼白泛出一种仇恨和轻蔑。

祥在黎母的目光下产生了冷收缩，那是女人对待情敌的惯常目光，在这

样的目光威逼下，他的自卑感高涨起来，自卑使他的声音无法高亢起来，他只是低低地说：我要去东北，你老要买点什么？

买个屁！黎母搔搔自己拖沓的乳房说，东北有条大×好买！黎母把顾客不买阿迪达司短裤的愤怒迁移到祥的头上。

东北三件宝么，祥只好装作一点也不愤怒的样子。人参、貂皮、靰鞡草。哈哈……屌皮也是宝。黎母乐得两个乳房颤成两锅煎豆腐。

祥对黎母的粗俗无可奈何，他在小摊贩们欢乐的目光中成了一条怕光的鱼，从大家眼睛的网缝中偷偷地溜掉。

祥去东北坐的是硬卧车，车厢的乘务员像个女警察，眼光直楞楞盯着祥扫荡，祥在楞了一下之后管自己找座位。

喂，站住，票呢？女乘务员喊过来的话棍子一样硬。

祥被女乘务员的话一吓竟一下子忘了自己的票放在哪只口袋里，他记得刚刚进站时还检过票，现在摸来摸去摸不着门了。

女乘务员就像捉住小偷一样自豪，一只脚有节奏地抖出一种快活。

在一阵微汗之后，祥在自己的屁股袋里找到了卧铺票，这时火车已经开动，摇摇晃晃像酒喝醉一样。

到乘务员室来换牌。女乘务员用眼白翻视一下车票说。她把手伸进白短制服的领口里，提了一把太过深重的胸罩带子，转身就走。

祥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提着牛津包跟在女乘务员后面像一个勤务兵。

拿了铺牌祥就在车厢里找到了自己的铺位，一进门鼻子就碰到了一只穿黑色丝袜的脚板上，那脚有点横空出世的样子。

啊哟哟，嘻嘻，谁挠我脚板底中铺上弹起一位剪生短发的女孩来，乍看像是个男人。

祥捋了捋鼻子，感觉脚味有点浓，但还不算臭，有几分香水脂粉的味道，祥看到自己的铺位就在黑丝袜的对面，也是中铺，想想要做四十个小时的邻居，就只好讨好地朝她笑笑。

噢，对不起。黑丝袜一看是自己的脚无意碰到别人的脸上，就表示出一种歉意。

祥把牛津包放到上铺，爬上去就感到铺位实在是太挤，躺在那里被牛津包一搁，腿也就无处可放，他这回才从内心真正原谅对面那位假小子，他拿眼睛去看对面的床铺时，对面的女人也在拿眼睛看他，他就把目光收回来，这时他感到心怦怦地跳了几下。

把包放到上面的行李架上去吧。黑丝袜说。然后就欠过身子来拉了一下祥的牛津包。

你爬上去，我递上来。

祥在向下的目光中透视到黑丝袜胸前深凹的肉沟，他侧过脸去但还是嗅到几丝轻袅袅的香水味，祥站起来从铺位上探出头去，他想这气味确实比袜子上的味道要好嗅。

上铺睡着位秃顶的老头，秃法就如列宁的发型，他正呼噜呼噜地睡觉，从他打呼噜的样子就看得出是位干部，而不会是农民或商贩之类的人。祥露出脑袋的时候，那位列宁式干部就警觉地抬起头来，你爬上爬下也别吓着人，现在治安可不太让人放心，你别让我在火车上犯心脏病。他翻了一个身，伸出手摸了摸挂着的西装口袋，不智取摸钱包还是救心丸什么的。

祥就说，对不起，就放一只包，不敢再爬上来了。

黑袜子在中铺嘻嘻地笑。不再爬上去了？你准备把包送给铁道部门。

祥也就笑，朝下一看发现黑丝袜正斜卧成犀牛望月的姿势，他就立即有了西装短裤腿太大的感觉，虽然在光线不太好的车厢里，怎么朝裤腿内看都是一片黑暗，但祥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那一片黑暗里内容实在太丰富，他就佯笑着很快下来，他想那对面的女人似乎有点性饥渴。

他躺在自己的铺位里不再作声，而是细细体味列宁干部刚才说的那句话，此刻火车的车轮声和列宁干部酣声正交织成立体声的乐曲。

很长的时间里，两个人似乎没有什么交流，祥在自己的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从提包里挖出一本新买的《新生代诗选》来看，而黑丝袜一直在床上嗑黑瓜子，似乎她那只盛瓜子的塑料袋是一只乾坤袋，里面的瓜子永远也掏不完。

嘭，嘭，嘭，很响的敲门声——其实是敲车厢板的声音，这声音把祥吓了一跳，祥仰起上身看见穿制服的女乘务员又站在门口，眼珠瞪成夏天的臭田螺肉。

谁吐的！谁吐的！！这满地的瓜子壳。女乘务员扬着扫帚说。

你不是看见了，是我在吐。黑丝袜的语言不愠不乐。

这么大的人了，还不知道讲卫生吗？

知道，幼儿园时老师就教过，果皮纸屑要丢到果壳箱里，可是一这里找不到果壳箱或者字纸篓之类的东西呀。

你嘴硬，再丢下来罚你钱！女乘务员拿起扫帚刷刷地就扫。

好，好，我来扫，黑丝袜从中铺爬下来，想用行动表示歉意。

女乘务员侧过身去继续扫，嘴里嚷着：扫什么扫，你别给我丢，我就谢你了，你知道我这节车厢是青年文明车厢吗。

黑丝袜看了看仰身做看客的祥，两人都会心地笑起来。

祥就继续看自己的《新生代诗选》，黑丝袜还是从她的乾坤袋里掏嗑她的瓜子，这一回她用一张卫生纸垫在枕头边，瓜子就嗑在上面不再往下丢。

你看什么书呀？狗啃肉骨头一样不肯放下，黑丝袜向祥的书页上丢了一颗瓜子。要瓜子吃么？

祥摇摇头，把书面翻过来给黑丝袜看。

是诗，这年头还看诗的不是诗人就是花癡。你大概是写诗的吧，里面大概有你一首诗？黑丝袜凌空伏过身子来，射过一阵香水味，车厢闷热香气的PH值便高了一些。

你看我不像花癡？祥吸了吸鼻子也开了一句玩笑。其实他对黑丝袜的敏感察觉感到有点尴尬，他是跟自己的尴尬和诗歌的尴尬开了一个玩笑。

你，哈，哈，哈……当然不像花癡，像常常陷入师生恋的教师，业余写点诗的教师，总会有女学生暗恋的，黑丝袜得意地说。

你像个诗评家。祥把诗集放下，可惜你猜错了我，我不是写诗的，也不是教师，我是卖胸罩、短裤、卫生巾的小贩。

黑丝袜瞪大了眼睛，过一会儿她狡黠地说，这就是我猜错了，不过你也错了，我不是诗评家，我是写诗的，我的诗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呢。

真的？祥就浑身肃肃然竖起汗毛，矗立出一种敬意来。

我的诗你居然没读过，太可惜了，我的诗是这样的：风也来，雨也来，一根鸡巴竖起来。哈哈，那是发表在《人民文学》停刊号之后那一期上的，你没读过，哈哈……

祥知道自己很认真地受了一次骗，就说，那不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而是发表在清朝的《茅坑诗钞》上的，作者是薛蟠的女弟子。两人都笑，觉得谈得很有味道。

黑夜就这样在无聊中慢慢地深起来，祥在吃过一客盒饭之后就把《新生代诗选》枕在枕底准备睡觉，火车单调的声音很能催人入眠，祥也就不知不觉地在车轮挤压铁轨的声音中枕木一样睡熟了。

他醒来的时候是明显地感到左手臂上凉凉的一下，像是小时候屋檐上掉下一条黑眉锦蛇落在手上，他从遥远的联想中跌醒过来，仰起身看见黑丝袜的头正探在他的铺上，那只凉冰冰的手正搭在祥的左手小臂上。

我想上个厕所，黑丝袜说，她的手很久没有离开祥的左手臂。

祥就感到浑身燥热，不敢动弹自己搁在床沿的左手臂。

黑丝袜在微弱的光线中慢慢向外走去。

祥有点紧张起来，她是想趁自己熟睡行窃，还是给自己一个性暗示，灯光很暗，四周静谧，她是想和自己做她诗中描绘的游戏。祥的思绪十分寒冷。

大约是过了吃一顿快餐的时间，黑丝袜从厕所间回来，她走到祥的面前说，吃下去的还是拉出来的多，这在科学上怎么解释。

祥想，这样的问话别人听了一定以为我们是夫妻。祥说，我们农村的爆米花，一盞米放进去，出来后就变成一洋油箱，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

黑丝袜嘻嘻一笑，在祥的手背上敲了一下，你骂我是米爆机。她笑完依然揪着祥的手臂，先登上祥这边的铺，然后一伏身爬到自己的铺位。

祥觉得自己的手臂已经变成铺位上的一个把手，这样想着他也就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很长时间睡不着他也想上厕所，他想，我做过她的把手，这回让她也做一次把手，他灰色地想着，就爬起来看了看黑丝袜模糊的脸面，朦朦胧胧的，祥看不出黑丝袜是否已经睡熟了，有了黑色的掩护，祥就失去了阳光下的许多理性，他感到自己的脑子在萎缩，而心和胆像泡在温水里一样在膨胀起来。

他把手按在黑丝袜放在床沿的小臂上，有一股凉意从他的掌心一下子透到他的脚心，他的心跳声一下子压倒了火车轰响声，祥非常坚决地继续把手压在黑丝袜冰凉的小臂上，而且还轻轻地捋了几下。黑丝袜没有动弹，而祥突然觉察到自己的体内粘答答爬满了毛虫，四周黑咻咻的空气像浓墨一样向他挤压过来，祥的手随着车轮的节奏在黑丝袜手上弹动，他想黎的手臂还没有这样有磁性，一想到了黎，祥就立即有了一种犯罪感，他像是自己正和别人通奸，而黎破门而入，这样想着，他就浑身长出毛来，他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他迅即将手从黑丝袜的手臂上移开，撒腿就往外跑，他重新记起他是去上厕所的，在走向厕所的路上，祥的心突然又格登跳了一下，自己在黑丝袜的手臂上捋了半天，黑丝袜居然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弄不好是故意装的。为什么要故意装呢？祥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了，裆部胀起来的尿急感一下子没有了，他急忙往回走，走到铺位门口时，他把脚步放得很轻，他拉长耳朵细细听了听里面，里面是列宁干部的呼噜声在咆哮。

祥轻轻地走进去，没有再敢把黑丝袜的手臂当把手，一骨碌爬上去之后，他先是摸了摸枕头边的小公文包，里面的钞票还在，祥舒了一口浑浊之气，躺在铺上神经还绷得很像伤兵头上的纱布一样，自己也不知怎么会突发奇想，下身胀鼓鼓地去捏陌生女人的手。他松弛开来就又慢慢地睡着了。

祥朦朦胧胧醒来的时候，感到手臂上凉凉的一片，他隐约听到黑丝袜在

对自己说话，但睡意朦胧，没听清她在说些什么，祥感到手臂上有凉快的温暖，他装作睡着没有动弹身子。

大约过了一刻钟，火车轮子就滚动得缓慢了，祥听见车厢里响起踢踢踏踏的声音，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细缝，看见黑丝袜背起大小的几个包，向车门口走去，在离开床铺的时候，她看了祥好一会儿，然后背过身去。

火车猛地刹住，祥听见上铺的列宁干部嘟哝了一句：××车站到了。车厢摇晃了几下，便有一束束灯光夹杂着人声向窗内喷射进来。黑丝袜到站了，她刚才是在向自己道别，而自己偏傻装作睡熟的样子，祥一下子从铺位上跳起来，他的头被上铺板沉重一击。

么事？总是吵！要把我震下来呀，小兄弟唉！列宁干部从上面探出头来叫了几句，他的秃顶在车站灯光影射下如舞厅里的旋转球灯。

祥用手揉揉自己的头顶，朝列宁干部友好地笑了笑。他伏到窗前耷一样僵住了，黑丝袜站在车窗的前面，目光正注视着窗内。

火车轰隆轰隆地开动了，灯光在黑丝袜的身上流萤一样游动，祥看到那双黑丝袜在斑驳的水泥地面上渐渐远去，祥的脑子里充溢着黑丝袜的气味，充溢着那片凉凉的快意。

黑丝袜站在站台上缩成一个黑点，缩进浓浓的夜色里。

祥就怎么样也睡不着了，他老觉得上铺列宁干部的呼噜烦人，他觉得走了黑丝袜的车厢内空落落的……

整个笔会就像无盐的面条一样索然无味，北方的空气十分干燥，干燥的空气里缺少黑丝袜那样的潮湿气味，仅仅是一个晚上的时间，祥觉得那个晚上是自己的一章历史，在笔会的宾馆里，他有气无力地给黎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一路平安。说话的时候祥记起了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有人也译作“一路平安”，他说得眼睛有点酸起来。

祥在电话中说起笔会的无聊，他说到这里来只写了一首诗：风也来，雨也来……他没有说完就笑起来。黎在电话那边说：神经病。

在东北的那个城市里祥想完了与黑丝袜的错失，就想自己怎么就变成黎母的情敌了。

祥想起黎说过，黎母曾竭力给她介绍过一个男人，那是一个卖桂圆荔枝的小摊贩。祥曾经跟黎开过玩笑，说如果嫁给她，做月子及探望亲朋好友时就不用买营养品和礼品了。

祥因为说这话被黎在大腿上拧了一把。

无独有偶，祥在黎母的摊位上看见正闲聊的黎母被到摊位来休闲的卖桂圆者拧了一把，黎母在拧疼之后反而大笑起来，胸前蓬松松的两摊豆腐脑顿时灿烂起来，而卖桂圆者的酒糟鼻凸现出辉煌的成就感。祥那时在脸上涌过一阵红晕之后，急忙躲进一家卖妇女用品的小摊。

现在躺在无聊中的祥为了排遣对黑丝袜的遗恨，就一遍遍推理自己怎样成为黎母的情敌。他的思路是：黎拧了我一把，我不敢拧黎母，酒糟鼻敢拧黎母，如果酒糟鼻成了黎的丈夫，则是黎拧酒糟鼻，酒糟鼻拧黎母，家庭里就有一种祥和的气氛。现在换成我将成为黎的丈夫，于是黎可以拧我一把，我不敢拧黎母，我自然就成了妨碍交通的违章车。祥如此推理觉得自己被黎母视为情敌也丝丝在理。

既然在理就得认个错，赔个理，譬如想办法把那酒糟鼻促成为黎母的丈夫，但是这样恐怕不行，一方面酒糟鼻只有三十来岁，年纪太轻，另一方面

那样把黎放在娘家就不大安全。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给黎母买一件称心的北方特产。

祥最后在文友的参谋下，买了一条上好的狐狸皮，再三还价，以九百五十元成交祥抹抹额上的虚汗，拍了拍胸脯，把它带回了南方。

走进黎的家门时，祥看到黎母的脸上挂满了拉不出大便的神态，她正用一把大芭蕉扇扇她的大裤裆，这姿势有点潇洒，她还很有水平地扇出一阵阵的香肥皂味来，祥有点讨厌香肥皂的气味，他觉得这气味还不如黑丝袜的脚味来得好闻，但祥装出很喜欢香肥皂味的样子，脸上一片明媚，他将那条狐狸皮从包里掏出来。

好多钱呀？黎母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来。

祥看到黎母的表情如排出几块硬粪后走出厕所样子，心里也就晴朗起来，他想爽快地把狐狸皮的价格告诉黎母，但怕黎母骂他不节约，以致重新把气氛搞坏，就说：值！

只五百元。

黎母掂了掂，又笑了笑。

第二天，黎来到祥的宿舍，她说：你给妈买了一条狐狸皮之后，妈情绪一直很好，恐怕我们的婚事会成了。

祥就跳起来，并捏了一把黎的手臂，他感到黎的手臂没有黑丝袜的凉爽，也没有她的柔软。

妈还让我带来一千元钱，让你托东北的朋友再带两条狐狸皮过来。黎神秘兮兮地在他的耳边说：妈舍不得自己用，她把它卖了，每一条还赚了三百元。你让朋友带两条过来，差不多就是你一个月的工资了，哈，哈……

祥笑不出来，他感到捏在手里的钞票就是一把红火。

他想生活中怎么尽是红火，而车站上的黑点总是那么少。

四季如春的二十一世纪

到了年末的时候，总要翻翻台历，不管生活多么无聊，工作多么无作为，那上面总是蚍蜉一样爬满了许多的无奈。今年的这本台历（周历）终于也到了要下台的时刻，蓦然一望，最后一行竟是 2000 年的 1 月 1 日，这告诉我不仅又过去了一年，而且又过去了一百年，或者说又过去了一千年。过去、现实和未来被 2000 串在一起，像一挂冰糖葫芦。

新的一年总是很好，这个道理我在上小学前就已经知道：过新年穿新衣，还有钵头里冻着的猪头肉吃，而且说错了话不容易挨骂。后来我就成熟多了，知道了过年的好处不只在吃肉，还可以喝酒。老师教导我们说：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春联上写着：天增岁月人增寿。非常的哲学，非常的吉祥。小学的一个自然老师还对我们说过：到 21 世纪，马路是自动传送的，不用人走；饭是机器送到嘴里的，不用人动手；就是上茅坑也是电动的，刷一下水冲过来，比手擦要干净得多。同学们在一阵不可思议的大笑后说，这样，冬天怕要在屁股上结起一层冰来。老师说，胡扯，21 世纪四季如春，会有冰吗！大家在笑声里对新世纪的向往陡然增加。巴不得一天过他十年。

想想那样的笑声还在耳边，而四季如春的 21 世纪已到眼前。所以今年的这个新年（管它是公历还是农历）让人充满了欣喜。公历是新千年，农历

是龙年，虽然还没有会转的马路，电动的茅坑，但是世界的变化也是让我的自然老师们无法想像的了，这样真是很好。

公元才 2000 年，跨越千年的无非是二码子人。我们是很幸运的了，算是一码子。翻一下历史书，跨越前一个一千年时正是北宋，东找西寻，前一码子中只有两个人算是“熟人”，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包拯，他俩人，一个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让后人敬仰，一个以为官清廉正直的形象被老百姓誉为“青天”。

比比他们我们就觉得很惭愧，既写不了他们那样的文章，也做不好他们那样的人或官。所以我们应该好好跨越这个千年，让 3000 年到来时有一个像我那样无聊的人，还记得我们这码子人中的杰出者。

不过话要说回来，不能成为杰出者也很好，2000 年 3000 年都需要会干活的人，不管那时倒底有没有电动茅坑。其实杰出者并不是在乎岗位，上一码跨越千年的皇帝宋真宗赵恒，他也为国干过大事，但时到如今还有几个百姓记得他呀，我本人还是查书才知道的呢。

新的千年来到了，不管是后人能记得也好，不记也好，我们还是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因为 2000 年有太多的事让我们干，虽然我们做的是鸡毛蒜皮的事，何况属于我们的也只能是 21 世纪前几个年代的事。但是不管 21 世纪也好，210 世纪也好，少一二个杰出者对地球无妨，如果没有了老百姓那是万万不行的。

四人行

作者：陈恩裕

(小说)

行政科的胖子老余买了一辆奥拓私家车，情绪就特别的好。老余想买车的想法由来以久，但苦于囊中羞涩，一直无法实现，唯一弥补的办法是看一些名车照片，来满足一下爱车的欲望。经常给老余提供《汽车博览》杂志的是副科长老林，老林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戴一付眼镜，显得很有学问的样子，因此他专门给人提供一些感兴趣的书籍。老余就是在老林提供的杂志里认识了丰田陆地巡洋舰和凯迪拉克加长车的，老林就在老余的快乐里快乐。秘书小吴在一张报纸里看到介绍长安奥拓的广告，也便提供给老余，劝他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解放思想，勇于开拓，那张报纸里还介绍了购车分期付款的方法，小吴就给老余上了一课，试了试给领导写的转变观念的报告有没有鼓动性。而老余真的有点心动了，不过翻翻存折，算来算去，离第一期付款的数额还是差了五千钱，这时候管管道水电的大胡子李回来了，听见老余说买车缺钱就哈哈大笑起来，说大义汽车公司的老总就是他外甥，分期付款购车缺五千钱肯定好沟通。老林社会经验很丰富，让大胡子李先给外甥打个电话，托托口风，免得影响政府形象。小吴插嘴说，我们不属于政府机构。老余说，政府不政府都是干部，打个电话还是对的。大胡子李一打就成了。

老余因此购进了一辆崭新的长安奥拓。能购进这辆车的功劳自然属于大家，新车到了，老余就一把他们送回家去，大家坐在车上都说车真好，探出头去，自觉很风光。

这一天连大胡子李在老婆的面前说话声音也大了一些，别人就更不用说。

几天来，行政科内的气氛一直很好，老余买来车之后科室里政通人和，工作效率比以前高了不少，有一种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状态。

一个月后，老余的车技好了不少，大家的新鲜感却少了不少。单位里关心职工，要给大家做体检，虽有人发牢骚说是搞形式，但大家还是高兴的多。老林听了别人的牢骚之后，就跟科里的人谈体会。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干事总是有人不满，不干事人家更不满，那么干事总比不干事要好，搞形式比连形式也懒得搞要好。大胡子李听了，就说老林倒底是老干部，觉悟高，有水平。一科室的人就让老余驾车去人民医院体检。

路上四个人就谈论起身体状况来，大家一致认为大胡子李的身体是最棒的，修电路爬梯子虽免不了吃一点灰尘，但是一种引体向上的锻炼；修管道堵水漏，有时免不了也有粪水溅到唇边的遭遇，但那种劳动类似于仰卧起坐。大胡子李的工作基本上是和做健美操差不多的性质，身体不棒才怪呢，何况他一脸的胡子蓬勃茂盛在腮上写满了健康宣言。老余和大胡子李比起来就有一点自惭形秽，他的一身肥肉在大胡子李的胡子面前简直就是一种羞耻，而且他一贯有失眠的毛病，五十多岁的老余，每当街上看见衣着单薄的女性，晚上总是睡不着觉，而现在街上的女人总是衣着单薄。其实他也不算不得是色迷心巧，他有阳痿的难言之隐，这一点单位里没人知道。有这么一身的毛病，他对自己的健康根本没有信心。小吴同老余比起来身体状况肯定要好多，毕竟年轻，但他对体检也没有很大信心，单位里没有秘书科，他的编制就放在行政科，因为用脑较多，是科里年纪最轻、头发最少的一位。大胡子李称他为“中央空调（掉）”，而老林却叫他“陈书记”，意为：剩下的头发数一下还有几根，他们的叫法都很有历史沧桑感，表现出他们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职业敏感。小吴不仅脱发，还有脚霉，是“脚气净”的忠实顾客，可谓是从头到脚都有一点儿毛病。在体检时他最难过关的是外科，所以他坐在车上一声不吭。老林就很开心，一路都说笑话，他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年纪大了，有点病有什么不正常，他指着崭新的仪表盘说，我这年龄不是这新轿车，我是每个零件都出毛病的老爷车。老余高兴了也就开玩笑说，你别的都不行，就是自来水笼头还蛮灵光。

老余这话是暗指老林去年在老伴去世一年后，又娶了一个年龄比他小二十岁的女人做老婆。大家就窃窃地笑。老林既羞涩又光荣，就说，你们也别笑，现在的女人就是喜欢年纪大一点的男人，我们家小玲缠了我整整一年，我烦了，才结的婚。等你们快退休时说不准还有更年轻的女人找你们。哈，哈，哈……小吴笑完以后就说，等到我们退休时，已经不可能把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那家伙带到新的世纪了。老余说，那时我们的自来水笼头早就坏掉了，哪像老林是优质产品。大胡子李说，水笼头坏了怕什么，叫管道工么！

老林，把我的拷机号告诉小玲，你家管道坏了随叫随到。一车的笑声就滚进了人民医院。

医院是抓住了各单位体检的大好时光，把大礼堂让出来做临时诊所，内外科、耳鼻喉科、各树一帜，济济一堂。参加体检的人群如水产市场塑料盆里的鱼一样穿来穿去，医生们则像吝啬的买鱼主顾把每一条鱼都来翻来覆去摸一遍。

老余进去的时候最紧张，出来的时候就显得十分轻松，医生听听心肺、量量血压，然后就让他去做B超，根本没问他是否阳痿什么的，医生很懂得尊重人的隐私，所以老余对体检的结果是很满意的。小吴出来的时候满脸带

笑，看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

秃顶和脚气不算是身体不好，那个老中医满脸慈祥地对小吴说。检查他眼睛有无沙眼的是个年轻的女医师，她则盛赞他始终围绕中央开展工作的秃发盘得很有艺术性，像嵯县竹编。小吴就想起了邓小平送给美国总统的竹编秃鹰，因而一直到了体检完毕还满脸挂笑。

先出来的两个人等老林等了半天，老余和小吴都有点急，他们在车上一边吃矿泉水，一边议论老林。小吴说老林虽然自来水笼头灵光，但毕竟是老当益壮，很难拉动内需，如果多次强行启动，造成的后果是通货紧缩，有损国力。老余笑着说，你还是像给领导写报告。其实把老林比作车子，是辆很好的越野车，车子零件质地好，功率大，只是使用时间长了，发动机和电路可能要出些毛病，而且这些毛病往往是致命的。你听懂我的意思了么，我是怕他的心血管系统出毛病。

小吴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正说着，老林来了，一脸严肃，拉开车门就说，现在的医生责任心不够强，我的心跳每分钟超过了 95 下，他还说是正常，我在《医疗月刊》上读过一篇文章，说是心动过速有可能导致心肌梗塞，我非要他给我做心电图，他不肯，我就是要做，两人就争起来了。

做了么？

做了。

结果呢？

正常。

哈，哈，哈……

大胡子李怎么还没来？老余问。

大胡子李的身体属于我们单位的经济发达地区，打他三棍子也不会倒下，他肯定是早就检查完身体，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去了。

老林终于也笑起来，他肯定是到医院找老护士修管道去了。三个人都很满意地笑起来。

大胡子李回来的时候一脸阴沉。

玩累了？老林说。

玩个球。大胡子李说。

大家感觉情况不对。

投资环境不好？

管道安错了地方？

都胡扯个球！

老林感觉出有点意外的情况。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嘛。喂，什么不高兴。

身体出事了。大胡子李摇摇头说。

大家竖起耳朵听。

肝里有一个瘤。

怎么会？大家异口同声地问。

做了 B 超后医生让我再做彩色 B 超。

结果怎样？

脂肪瘤。

没事，没事。大家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有一点沉重。

肝里的脂肪瘤很讨厌的，不像脂肪肝那样简单。大胡子李说。

没事，老林说，我在《医疗月刊》上看过，脂肪瘤癌变的可能很小。

要树立必胜的信念。小吴说。既来之，则安之。

来来，你坐前面。老林很有同情心地让座。

还是你坐前面吧，大胡子李坐在后面没动。

车子慢慢地开动了。担什么心，体检单明天才能拿呢，说不准身体最差的不是你。

老余还特意放起了音乐。歌里唱：有点烦，有点烦，有点烦……

大家在歌声里十分安静。在一个拐弯中的地方，四个人都从座椅上弹起来，一阵刺耳的怪声划破大家的耳膜，有辆大卡车撞上了小奥拓，奥拓车在大卡车面前像一条鼻涕虫，大家没回过神来，但看到老林的头上嵌进了一块铁皮，那姿势像是低头看杂志的样子。

老余急忙下车，大骂对面的司机，小吴摸摸头皮发觉起了个大包，大胡子李伸伸臂腿，没发现有伤。四个人里只有老林不会动弹。救护车来了，老林被抬了上去。老余一脸青灰，看看表，从医院出来还只有五分钟。

第二天，单位里所有的体检表从医院拿了来，老林死亡的消息也同时从医院传来。

看看行政科的体检表，老林是身体最好的一个。老林的老婆小玲看见这个结果哭得更伤心。

大胡子李的老婆说，比比老林，大胡子李算是最幸运的了，他是唯一没有伤的，脂肪瘤不会癌变，大胡子李说这是老林从杂志上看来的，唉——

老余的老婆不知怎么哭好，就用拳捶老余：你没钱买什么鸟车，害了老林。老余说，老林是最支持我买车的。

小吴还没结婚，没老婆来念叨，他认真地给老林写悼词。

